

•随笔·生活纪事•

•散文·往日情怀•

乡村琐忆

□韩月琴

从小在乡村长大，我对乡村的房舍草木、花鸟虫鱼都有着朴素而深厚的感情，那些曾经驻足过的景色，曾经历过场景，总会在某个时刻不打招呼径直闯入我的回忆，唤醒我内心深处对乡村的无限眷恋。我常常陶醉于美好的回忆中不愿醒来，因为我深知，久远岁月里的那些乡村生活片段，在我今后的人生历程中，永远不能再复制。

炕屋院儿

村东头有一处老旧的大院子，院子四周是一圈青砖垒成的围墙，把外面的庄稼地跟这个老院子隔成了两个世界。院子里，十几座又窄又高的炕屋拔地而起，错落有致，村里的老老少少都称它为“炕屋院儿”。炕屋的外形跟烽火岁月里的炮楼有几分相像，但两者的用途却相去甚远。炕屋是用来炕烟叶的小楼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村里种了很多烟叶，父亲是村里的烧炕员。这些炕屋中，有一座是父亲的“工作室”。夏日的傍晚，有很多蝉的幼虫破土而出，悄悄地爬到树上，为深夜里的蜕变做准备。我常常捉来一些，拿到爸爸的炕屋里烤熟，它肚子上的小块肉鲜美无比，是我童年忘不掉的美味。

院子里挺立着一棵棵高大的白杨树，粗壮的枝干直刺蔚蓝的苍穹。有风的时候，白杨树稠密的叶子像孩子们玩游戏一样你碰碰我、我挠挠你，发出“呼呼啦啦”的笑声。杨树下面，堆着一垛垛烧火用的苞谷秆或者麦秸秆，我们称它“柴火垛”，柴火垛的上面，坐着或躺着快活的孩子。我们在这个大院子里捉迷藏、过家家、逮小虫……欢快的笑声和风儿拂过树叶的响声混在一起，让人分辨不出哪是我们的笑，哪是树叶的笑。

红薯地和玉米地

小时候，农村几乎家家都种红薯。夏天放学后，我最喜欢去红薯地，鲜嫩青翠的红薯茎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。我家的红薯地就在学校对面，一放学，我背着书包就往地里跑，不仅为吃，也为玩。这个时候红薯秧长得很茂盛，挑那些长长的红薯茎拽断，攒够一捆，拖着回家去。到家里，把浅嫩透明的红薯茎掐下来，切成一寸长的小段，配以红辣椒和蒜翻炒，我总也吃不够。长些的茎则可以留着跳绳，它既结实又比一般绳子稍重一些，用来跳绳再合适不过，最重要的是还不用花钱。

秋收时节，玉米地也有很多乐趣：逮蚂蚱、捉蛐蛐……我的兴趣在那碧绿粗壮的玉米秆上。爸爸妈妈在前面掰玉米，我就跟在后面仔细搜寻，看哪一棵玉米秆水分多，挨个儿趴在水分多的玉米秆上一品尝，发现有甜味的，马上使出浑身解数，要么连根拔起，要么沿根砍断。剥去玉米秆上的枯叶，剥掉梢和根，手中就剩下一截光溜溜的玉米秆。咬开外面的硬皮，一口一口咀嚼，一点一点回味，那是我眼中最甜的“甘蔗”。追求美味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时难免会受伤。因为玉米秆儿的外皮又坚硬又锋利，划伤手指或嘴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，但是对于伴着泥土和野草长大的农村孩子来说，受这些小伤也跟刮风下雨一样平常，没有谁会放心上的。

童年的苹果园

小时候，我们村有一个很大的苹果园，原本是属于生产队的，后来生产队解散，苹果树就按每人一棵的标准分到各家各户了。

每到秋天，苹果成熟的时候，最高兴的是我们这些小孩子。大人们是没有闲工夫天天坐在苹果树下看苹果的，于是，这个光荣任务就落到了我们的肩上。节假日、放学后，我们呼朋引伴，揣着扑克、带着“武器”直奔果园，美其名曰：看守果园。在苹果园里，有的找一片柔软的草地，席地而坐，三五成群开始打扑克；有的把果园当成战场，“解放军”用自制的“武器”打得敌人“落花流水”，好不尽兴！争论声、嬉笑声、“啪啪”的甩扑克声，还有“将士们”遥相呼应的呼喊声，以及草丛里不甘寂寞的虫子的欢叫声，使得整个果园热闹非凡，不亚于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孩子们玩够了、喊渴了，就像小猴子一样三下两下爬上树，喜欢大的摘大的，喜欢红的摘红的，喜欢甜的摘甜的，然后悠闲地坐在树干上，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，怀里再抱几个，直到吃得肚子圆滚滚，方才心满意足跳下来。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最好吃的果子，不在水果盘里，而在那高高的树上自由地生长，喜悦而舒展。看看，就觉得香甜。”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，又是在农村，不用说小孩子，怕是大人也没有几个见过装满各种水果的果盘，但是孩提时的我们可以尽情享受自家树上结的苹果，那是种肆无忌惮、随心所欲的快乐。

转眼间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已渐渐走远，仿佛是一场美丽的梦。现在想来，这种快乐再也找不到了，它永远留在了那恍如梦境的童年，留在了那久远时光里的苹果树上。我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，有多少次，梦回果园，又带着甜蜜的微笑醒来。我才恍然明白，原来我对苹果园里的一片叶子、一颗露珠、一朵野花、一株小草甚至于一只我不喜欢的小虫，都有着朴素的情感。

苹果树下高高低低、长长短短的荒草一片连着一片。行走其间，一不留神就会缠住腿或者绊住脚。各种小虫子常在荒草里出没，有腿的、没腿的，有翅膀的、没翅膀的，会叫的、不会叫的……冷不丁，它就会贸然出现在我的眼前，瞪着圆溜溜的眼睛挑衅似的望着我，让我心中陡然一惊，继而手足无措地尖叫着跳起老高。然而，除此之外，我却无可奈何，因为这里也是它们的乐园。或者说，在草丛王国里，它们才是这里的居民，而我不过是一个陌生的匆匆过客。没有跟它们商量，没有经过它们的允许就擅自闯入它们的领地，实在是不礼貌。这样想来，那些先前所遭遇的猝不及防的惊吓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
岁月慢慢走过，时光深处那座美丽的苹果园已经不复存在，那片土地早已成了京珠高速公路的一部分。美丽的苹果园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，它像我童年天空里一道绚丽的彩虹，给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增加了一抹迷人的色彩。

如今，站在岁月的长廊里，回望这些遥远得恍若梦境的时光和往事，不由心生些许温暖与感动，因为我拥有一个快乐、纯朴、自由的童年。那些时光深处的乡村生活记忆仿若一块瑰宝，会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，成为我人生画板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□杨建武

2015年4月9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，52岁的我考取了驾照！那几天，我被兴奋冲晕了头脑，将驾照放在柜子上，一天端详好几回，觉得它远远超越了本身的意义，证明我还有年轻人的激情，在知天命的年龄尚能做出令同龄人羡慕的事，自感得意忘形，沾沾自喜。

儿子结婚生子，妻子退休后含饴弄孙，买菜做饭，家庭平静温馨，我产生了考驾照的冲动。可人过30不学艺，我这个“60后”，面对新的驾考标准，能拿到驾照吗？我心里也没底气。但后来想：以前家里穷，买车如天方夜谭，现在家庭条件好了，为啥不能享受一下现代人的生活？我已错过了太阳，不能再错过星星和月亮了。

2014年2月，我到驾校报了名。我用22天业余时间，将科一的四项内容973道题学了五轮，模拟考试25次。考科一时，坐在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小伙子和美眉中，51岁的我显得“鹤立鸡群”，尤其是考官将我当成驾校领队时，我挺难为情的，好在98分的成绩没让我再出洋相。

随后，我开始学科二。教练姓马，比我小一岁，说话和风细雨，讲解循序渐进。我早出晚归，风雨无阻，甘做小学生，记笔记写心得，将科二中的半坡起步、直角转弯等五项内容分别绘



•小小说·世相百态•

当科长

□李世营

老乔还是小乔的时候，就向往着科长的位置。十年前，小乔变老乔，终于熬上了副科长。可是要去掉那“副”字，无论老乔多么努力，机会总与他擦肩而过。

三年前，这个科还是个炙手可热的重要业务科室。前任科长提拔后，妻子就催促老乔：想当科长，你不去找领导，难道领导会把科长的帽子硬扣到你头上？老乔就腆着脸找到单位一把手，谈了自己当科长的想法。

科室里还有一位副科长老张，和老乔一样，当副科长好多年了，自然有他的想法，何况提拔的机会不多，也想争取一下。

若要论资历，老乔比老张资格老。按正常情况，晋升科长当然是老乔。但老张有一张王牌，他表姐夫是组织部部长。

科长的位置到底花落谁家？老乔、老张暗暗较着劲。不久，人事部门任命下来，结果出乎二人意料。科长是从外科室调来的年轻人。

老乔、老张一脸苦涩。这件事后，科长的位置老乔再没想过。老张呢，事隔不久突发脑溢血，病休了。

成图、写成文，反复玩味，用心揣摩，先后两次去车管所看场地，心想：无论考试难度再大，我争取一次拿证！

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，我信心满满地去参加考试，本想一次通过，结果连考三次才通过。回想学车的那段日子，不光是对意志的磨炼，我也放下了自己那可怜的自尊。

6到9月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，这四个月中我有许多事情要办，学车暂告一段落。10月，我被分到另外一辆车上学科三。我将科三的理论要求复印了一份，上车学操作，下车背理论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没办法，谁叫自己老胳膊老腿，再无年轻人的机敏与灵动！晚上在家看视频，查找一天中的得失。去年3月，我参加科三路考，以满分一次通过，我喜出望外。

次日，我作学习科四的准备，下的功夫不逊科一。“驾校一点通”科四内容900道题，我复习三轮，模拟考试20次，考试自然是高分通过，芝麻开门，顺利拿证。

回想学车的经历，付出太多，收获也颇丰，忙碌和勤奋使我学得一技之长，终于可以开上自己的汽车，尝尝风驰电掣的感觉了。看来，人到中年，心中也要有梦想，既要仰望星空，又要脚踏实地，既然选定了远方，就应该风雨兼程，要想出彩，必先出力，努力了，终会得到成功。